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四下中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李春和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四中

宋 袁樞 撰

蕭勃據嶺南

梁武帝太清三年西江督護陳霸先欲起兵討侯景景使人誘廣州刺史元景仲許奉以為主景仲由是附景陰圖霸先霸先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兵南海馳檄以討景仲曰元景仲與賊合從朝廷遣曲陽侯

蕭勃為刺史軍已頓朝亭景仲所部聞之皆棄景仲而散秋七月甲寅景仲縊於閤下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鎮廣州前高州刺史蘭裕欽之弟也與其諸弟扇誘始興等十郡攻監衡州事歐陽頠勃使霸先救之悉擒裕等勃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　冬十二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偲等各帥衆千餘人歸之霸先遣主帥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前者

援軍十萬士馬精彊猶不能克君以區區之衆將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親尋干戈以君疎外詎可暗投未若且留始興遥張聲勢保太山之安也霸先曰僕荷國恩往聞侯景渡江即欲赴援遭值元蘭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沒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遣僕一軍猶賢乎已乃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時南康土豪蔡路養起兵據郡勃乃以腹心譚世遠為曲江令與路養相結同遏霸

先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陳霸先發始興至大庾嶺蔡路養將二萬人軍於南野以拒之路養妻姪蘭陵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無敢當者杜僧明馬被傷陳霸先救之授以所乘馬僧明上馬復戰衆軍因而乘之路養大敗脫身走

元帝承聖三年廣州刺史曲江侯勃自以非上所授内不自安上亦疑之勃啟求入朝五月乙巳上以王琳為

廣州刺史勃為晉州刺史　秋九月曲江侯勃還居始興

陳高祖永定元年初梁世祖以始興郡為東衡州以歐陽頠為刺史久之徙頠為郢州刺史蕭勃留頠不遣世祖以王琳代勃為廣州刺史勃遣其將孫瑒監廣州盡帥所部屯始興以避之頠别據一城不往謁閉門自守勃怒遣兵襲之盡收其貲財馬仗尋赦之使復其所與之結盟江陵陷頠遂事勃二月庚午勃起兵於廣州遣

頠及其將傅泰蕭孜為前軍孜勃之從子也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帥諸軍討之歐陽頠等出南康頠屯豫章之苦竹灘傅泰據蹠口城余孝頃遣其弟孝勱守郡城自出豫章據石頭巴山太守熊曇朗誘頠共襲高州刺史黄灋𣰰又語灋𣰰約共破頠且曰事捷與我馬仗遂出軍與頠俱進至灋𣰰城下曇朗陽敗走灋𣰰乘之頠失援而走曇朗取其馬仗歸于巴山周文育軍少舡余孝頃有舡在上牢文育遣

軍主焦僧度襲之盡取以歸仍於豫章立柵軍中食盡諸將欲退文育不許使人間行遺衡州刺史周迪書約為兄弟迪得書甚喜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弱乘故舡沿流俱下燒豫章柵偽若遁去者孝頃望之大喜不復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據芉韶芉韶上流則歐陽頠蕭孜下流則傅泰余孝頃營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頠等大駭頠退入泥溪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虎等襲頠癸巳擒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頠乘舟而宴巡蹠口

城下使其將丁法洪攻泰擒之孜孝頃退走　三月庚子周文育送歐陽頠傅泰于建康丞相霸先與頠有舊釋而厚待之　曲江矦勃在南康聞歐陽頠等敗軍中忷懼甲寅德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勃殺之　夏四月故曲江矦勃主帥蘭敳襲殺譚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殺敳持勃首降勃故記室李寳藏奉懐安矦任據廣州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為兩城各居其一多設舡艦夾水而陳丞相霸先遣平南將軍矦安都助

周文育擊之戊戌安都潛師夜燒其舡艦文育帥水軍安都師步騎進攻之蕭孜出降孝頃逃歸新吴文育等引兵還丞相霸先以歐陽頠聲著南土復以頠為衡州刺史使討嶺南未至其子紇已克始興頠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廣州嶺南悉平　五月戊辰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乞降

二年王琳之引兵東下也衡州刺史周迪欲自據南川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齊言入赴上恐其為變厚

慰撫之新吳洞主余孝頃遣沙門道林說琳曰周迪黄法𣰰皆依附金陵陰窺間隙大軍若下必為後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後東下孝頃請席卷所部以從下吏琳乃遣輕車將軍樊猛平南將軍李孝欽平東將軍劉廣徳將兵八千赴之使孝頃總督三將屯於臨川故郡徴兵糧於迪以觀其所為　夏五月癸巳余孝頃等屯二萬軍于工塘連八城以逼周迪迪懼請和幷送兵糧樊猛等欲受盟而還孝頃貪其利不許樹栅圍之由是猛等

與孝頃不協　秋七月高州刺史黄法氍吴興太守沈恪寧州刺史周敷合兵救周迪敷自臨川故郡斷江口分兵攻余孝頃别城樊猛等不救而没劉廣徳乗流先下故獲全孝頃等皆棄舟引兵步走迪追擊盡擒之送孝頃及李孝欽於建康歸樊猛於王琳　九月余孝頃之弟孝勱及子公颺猶據舊柵不下庚午詔開府儀同三司周文育都督衆軍出豫章討之

三年夏五月周文育周迪黄法氍共討余公颺豫章太

守熊曇朗引兵會之衆且萬人文育軍於金口公颺詐降謀執文育文育覺之囚送建康文育進屯三陂王琳遣其將曹慶帥二千人救余孝勱慶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自帥其衆攻周迪及安南將軍吴明徹迪等敗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謀殺文育以應衆愛監軍孫白象聞其謀勸文育先之文育不從時周迪棄舡走不知所在乙酉文育得迪書自齎以示曇朗曇朗殺之於坐而併其衆因據新淦城曇朗將兵萬人

襲周敷敷擊破之曇朗單騎奔巴山　六月周文育之討余孝勱也帝令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繼之文育死安都還遇王琳將周炅周協南歸與戰擒之孝勱弟孝猷帥所部四千家詣安都降安都進軍至左里擊曹慶常衆愛破之衆愛奔廬山庚寅廬山民斬之傳首

文帝天嘉元年王琳之東下也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黄法氍帥舟師將赴之熊曇朗據城列艦塞其中路迪等與周敷共圍之琳敗曇朗部衆離心

迎攻拔其城虜男女萬餘口曇朗走入村中村民斬之傳首建康盡滅其族

王琳奔齊 陳伐齊

梁元帝承聖元年冬十月戊申湘東王執湘州刺史王琳於殿中殺其副將殷宴琳本會稽兵家其姊妹皆入王宮故琳少在王左右琳好勇王以為將帥琳傾身下士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羣盜從王僧辯平侯景與杜龕功居第一在建康恃寵縱暴僧辯不

能禁僧辯以宮殿之燒恐得罪欲以琳塞責乃密啟王請誅琳王以琳為湘州琳自疑及禍使長史陸納帥部曲赴湘州身詣江陵陳謝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之相泣而别至江陵王下琳吏辛酉以王子方略為湘州刺史又以廷尉黄羅漢為長史使與太舟卿張載至巴陵先據琳軍載有寵於王而御下峻刻荊州人疾之如讐羅漢等至琳軍陸納及士卒並哭不肯受命執羅漢及載王遣宦者陳旻往諭之納對旻刳

載腹抽腸以繫馬足使繞而走腸盡氣絶又臠割出其心向之忭舞焚其餘骨以黄羅漢清謹而勉之納與諸將引兵襲湘州時州中無主納遂據之　十一月湘東王即皇帝位於江陵　陸納襲擊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淥口破之道貴奔零陵其衆悉降於納上聞之遣使徵司徒王僧辯右衛將軍杜崱平北將軍裴之横與宜豐侯循共討納循軍巴陵以待之

二年春三月陸納遣其將吳藏潘烏黒李賢明等下據

車輪王僧辯至巴陵宜豐侯循讓都督於僧辯僧辯弗受上乃以僧辯循為東西都督夏四月丙申僧辯軍于車輪　陸納夾岸為城以拒王僧辯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逼之納以僧辯為怯不設備五月甲子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宜豐侯循身受矢石拔其二城納衆大敗步走保長沙　六月上遣使送王琳令説諭陸納乙未琳至長沙僧辯使送示之納衆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

朝廷若赦王郎乞聽入城僧辯不許復送江陵陸法和求救不已上欲召長沙兵恐失陸納乃復遣琳許其入城琳既入納遂降湘州平上復琳官爵　秋八月以湘州刺史王琳為衡州刺史

三年夏五月乙巳以王琳為廣州刺史上以琳部衆彊盛又得衆心故欲遠之琳與主書廣漢李膺厚善私謂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

豈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朏然其言而弗敢啟　冬十一月魏師圍江陵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為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王琳軍至長沙鎮南府長史裴政間道先報江陵為魏人所獲臺城陷帝為魏人所殺事見梁氏亂亡

敬帝紹泰元年春正月梁王詧即皇帝位於江陵以莫勇為武州刺史魏永壽為巴州刺史　湘州刺史王琳將兵自小桂北下至蒸城聞江陵已陷為世祖發哀三

軍縞素遣别將侯平帥舟師攻後梁琳屯兵長沙傳檄州郡為進取之計長沙王韶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為盟主　二月侯平攻後梁巴武二州故劉棻主帥趙朗殺宋文徹以郢陵歸于王琳　夏五月庚辰侯平等擒莫勇魏永壽江陵之陷也永嘉王莊生七年矣尼法慕匿之王琳迎莊送之建康　秋八月辛巳王琳自蒸城還長沙　冬十月以王琳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二月以陳霸先從子曇朗及永嘉王莊為質于齊事見

梁氏亂已

太平元年春二月後梁主擊侯平於公安平與長沙王韶引兵還長沙王琳遣平鎮巴州　夏五月侯平頻破後梁軍以王琳兵威不接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平殺巴州助防吕旬收其衆奔江州侯瑱與之結為兄弟琳軍勢益衰乙丑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江陵之陷也琳妻蔡氏世子毅皆沒于魏琳又獻欵于魏以求妻子亦稱臣于梁　秋七月魏太師泰遣安州長史鉗耳

康買使于王琳琳遣長史席豁報之且請歸世祖及愍懐太子之柩泰許之　八月魏以王琳為大將軍長沙郡公　九月甲子王琳以舟師襲江夏冬十月壬申豐城侯泰以州降之　十二月辛丑豐城侯泰奔齊齊以為永州刺史詔徵王琳為司空琳辭不至留其將潘純陀監郢州身還長沙魏人歸其妻子

陳高祖永定元年春正月詔以王琳為司空驃騎大將軍　三月甲辰以司空王琳為湘郢二州刺史　夏五

月王琳既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陳霸先六月戊寅霸先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安都爲西道都督周文育爲南道都督將舟師二萬會武昌以擊之　秋八月丁卯周人歸梁世祖柩及諸將家屬千餘人於王琳　冬十月梁敬帝禪位於陳　侯安都至武昌王琳將樊猛棄城走周文育自豫章會之安都聞上受禪歎曰吾今茲必敗戰無名矣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陀於城中遥射官軍安都怒進

軍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弇口安都乃釋郢州悉衆詣沌口留沈泰一軍守漢曲安都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安都等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大敗安都文育及裨將徐敬成周鐵虎程靈洗皆為琳所擒沈泰引軍奔歸琳引見諸將與語周鐵虎辭氣不屈琳殺鐵虎而囚安都等總以一長鏁繫之置琳所坐艑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又遣其將樊猛襲據江州

二年春正月王琳引兵下至湓城屯於白水浦帶甲十萬琳以北江州刺史魯悉達為鎮北將軍上亦以悉達為征西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皆不就上遣安西將軍沈泰襲之不克琳欲引軍東下而悉達制其中流琳遣使說誘終不從己亥琳遣記室宗虩求援於齊且請納梁永嘉王莊以主梁祀　三月齊發兵援送梁永嘉王莊於江南冊拜王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琳遣兄子叔寶帥所部十州刺

史子弟赴鄴琳奉莊即皇帝位改元天啟追謚建安公淵明曰閔皇帝帝以琳為侍中大將軍中書監餘依齊朝之命　夏六月巳巳詔司空矦瑱領軍將軍徐度帥舟師為前軍以討王琳　秋七月戊戌上幸石頭送矦瑱等　甲辰上遣吏部尚書謝哲往諭王琳哲朏之孫也　八月謝哲返命王琳請還湘州詔追衆軍還癸未衆軍至自大雷　冬十二月後梁主遣其大將軍王操將兵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

三年春正月王琳召桂州刺史淳于量量雖與琳合而潛通於陳二月辛酉以量為開府儀同三司　三月梁永嘉王莊至郢州遣使入貢于齊王琳遣其將雷文策襲後梁監利太守蔡大有殺之　夏六月丁酉上不豫丙午殂　冬十月王琳聞高祖殂乃以少府卿吳郡孫瑒為郢州刺史總留任奉梁永嘉王莊出屯濡須口齊揚州道行臺慕容儼帥衆臨江為之聲援十一月乙卯琳寇大雷詔侯瑱侯安都及儀同徐度將兵禦之安州刺史吳明徹

夜襲湓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擊明徹大破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因引兵東下

文帝天嘉元年春二月王琳至柵口侯瑱督諸軍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合肥漅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軍勢甚盛瑱進軍虎檻州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竝壞没于沙中浪大不得還浦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舡瑱等亦引軍退入蕪

湖周人聞琳東下遣都督荆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琳聞之恐其衆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齊儀同三司劉伯球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行臺慕容恃德之子子會將鐵騎二千屯蕪湖西岸為之聲勢丙申瑱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業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為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

發拍以擊琳艦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舡以觸其艦并鎔鐵灑之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舡登岸走為陳軍所殺殆盡齊步騎在西岸者自相蹂踐並陷于蘆荻泥淖中騎皆棄馬脫走得免者什二三擒劉伯球慕容子會斬獲萬計盡收梁齊軍資器械琳乘艕艋冒陳走至湓城欲收合離散衆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奔齊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侍衛永嘉王莊及敗左右皆散泌以輕舟送莊達于齊境

拜辭而還遂來降仲威奉莊奔齊沁昂之子也樊猛及其兄毅帥部曲來降　周軍復至郢州孫瑒士卒皆死戰周人不能克既而聞王琳敗陳兵將至乃解圍去瑒遣使舉中流之地來降

二年春正月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傖楚更圖進取合州刺史裴景徽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為鄉導齊主使琳與行臺左丞盧潛將兵赴之琳沉吟不決景徽恐事泄挺身奔齊齊主以琳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揚州刺史鎮壽陽

三年春閏二月齊揚州刺史行臺王琳數欲南侵尚書盧潛以為時事未可上遣移書壽陽欲與齊和親潛以其書奏齊朝仍上啟且請息兵齊主許之遣散騎常侍崔瞻來聘且歸南康愍王曇朗之喪琳由是與潛有隙更相表列齊主徵琳赴鄴以潛為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瞻㥄之子也　秋七月上遣使聘齊　冬十一月丁丑齊遣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來聘

四年夏六月乙卯齊主使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來聘
五年夏四月辛卯齊主使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來聘
冬十一月戊戌齊主使兼散騎常侍劉逖來聘
六年夏六月巳巳齊主使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來聘
天康元年夏六月齊遣兼散騎常侍韋道儒來聘
臨海王光大元年夏四月癸丑齊遣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來聘
二年春正月癸亥齊主使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來聘

宣帝太建二年春正月戊申齊使兼散騎常侍裴讞之來聘　冬十月齊以梁永嘉王莊為開府儀同三司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亡莊憤邑卒於鄴

三年春正月丁巳齊使兼散騎常侍劉環儁來聘　夏四月齊遣使來聘

五年春三月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衆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尚書左僕射

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尚書河東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壬午分命衆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統衆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黄法氍出歷陽　夏四月齊人於秦郡置秦州州前江浦通涂水齊人以大木為柵於水中辛亥吳明徹遣豫章内史程文季將驍勇拔其柵克之文季靈洗之子也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

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戎乘𨻶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恊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庚申黄法𣰰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趙彦深私問計於祕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侏張遂至於此弟往爲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爲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

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嵩前如文
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
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
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
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矣深歎
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
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文宗名彪以字行子
洪之子也文宗子師為左外兵郎中攝祠部嘗白高阿

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彊知星宿遂不祭師出竊歎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為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辛酉戰于呂梁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侯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

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遥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長孫洪略戰死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鬬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還至彭城齊人即使之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師復以盧潛為揚州道行臺尚書甲子南譙太守徐槾克石梁城五月巳巳瓦梁城降癸酉陽平

郡降甲戌徐樌克廬江城歷陽窮蹙乞降黄法𣇈緩之則又拒守法𣇈怒帥卒急攻丙子克之盡殺戍卒進軍合肥合肥望旗請降法𣇈禁侵掠撫勞戍卒與之盟而縱之　己卯齊北高唐郡降辛巳詔南豫州刺史黄法𣇈徙鎮歷陽乙酉南齊昌太守黄詠克齊昌外城丙戌廬陵内史任忠軍于東關克其東西二城進克蘄城戊子又克譙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墅二城降　六月庚子郢州刺史李綜克灄口城乙巳任忠克合州外

城庚戌淮陽沭陽郡並棄城走　癸丑程文季攻齊涇州拔之乙卯宣毅司馬湛陀克新蔡城　癸亥黄法𣰰克合州吳明徹進攻仁州甲子克之　秋七月戊辰齊遣尚書左丞陸騫將兵二萬救齊昌出自巴蘄遇西陽太守汝南周炅炅留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率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破之己巳征北大將軍吳明徹軍至峽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棄城走周炅克巴州淮北絳城及穀陽士民並殺其戍主以城降齊巴陵王王琳與

揚州刺史王貴顯保壽陽外郭吳明徹以琳初入衆心未固丙戌乘夜攻之城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八月乙未山陽城降壬寅盱眙城降壬子戎昭將軍徐敬辯克海安城青州東海城降戊午平固侯敬泰等克晉州九月甲子陽平城降壬申高陽太守沈善慶克馬頭城甲戌齊安城降丙子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城

冬十月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僕射琅邪皮景和等救壽陽

以尉破胡新敗怯懦不敢前屯於淮口敕使屢促之然
始度淮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
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
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乙巳躬擐
甲胄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及扶
風王可朱渾道裕尚書左丞李騊駼送建康景和北遁
盡收其駝馬輜重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彊記明
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

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鄰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者皆歔欷不能仰視爭為請命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為變遣使追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齊穆提婆韓長鸞聞壽陽陷握槊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齊主聞之頗以為憂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兹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

愁為左右嬖臣因共賛和之帝即大喜酣飲鼓舞仍使
於黎陽臨河築城戍丁未齊遣萬人至潁口樊毅擊走
之辛亥遣兵援蒼陵又破之齊王以皮景和全軍而還
賞之除尚書令丙辰詔以壽陽復為豫州以黄城為司
州以明徹為都督豫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
州刺史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命於城南設壇士卒
二十萬陳旗鼓戈甲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榮
之上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

秉非臣力也以黄法𣰰為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戊午湛陀克齊昌城十一月甲戌淮陰城降庚辰威虜將軍劉桃枝克朐山城辛巳樊毅克濟陰城已丑魯廣達攻濟南徐州克之以廣達為北徐州刺史鎮其地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祖珽命不閉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城中寂然反者不測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陳向城珽令録事參軍王君植將兵拒之自乗馬臨陳左右射

反者先聞其言謂其必不能出忽見之大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瑗且戰且守十餘日反者竟散走詔懸王琳首於建康市故吏梁驃騎倉曹叅軍朱瑒致書徐陵求其首曰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藴包胥之志終遘萇弘之眚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横之葬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

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陵為之啟上十二月壬辰朔詔琳首皆還其親屬瑒瘞琳於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間道奔齊別議迎葬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其柩於鄴齊贈琳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謚曰忠武王給轀輬車以葬之

齊顯祖狂暴常山王篡立附

梁敬帝紹泰元年　初齊平秦王歸彦幼孤高祖令清河昭武王岳養之岳情禮甚薄歸彦心銜之及顯祖即

位歸彥為領軍大將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倚賴之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色起第於城南廳事後開巷歸彥譖之於帝曰清河僭擬宮禁制為永巷但無闕耳帝由是惡之帝納倡婦薛氏於後宮岳先嘗因其姊迎之至第帝夜遊於薛氏家其姊為父乞司徒帝大怒縣其姊鋸殺之讓岳以姦岳不服帝益怒十一月乙亥使歸彥鴆岳岳自訴無罪歸彥曰飲之則家全飲之而卒葬贈如禮薛嬪有寵於帝久之帝忽思

其與岳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懐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探出其首投於柈上支觧其尸弄其髀爲琵琶一座大驚帝方收取對之流涕曰佳人難再得載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

太平元年齊發丁匠三十餘萬修廣三臺宫殿齊顯祖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務存簡靖坦於任使人得盡力又能以法馭下或有違犯不容勲戚内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决懐抱每臨行陳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

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佚肆行狂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或乘牛驢橐駝白象不施鞍勒或令崔季舒劉桃枝負之而行擔胡鼓拍之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游行市里街坐巷宿或盛夏日中暴身或隆冬去衣馳走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殊無怖畏時復雅儛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嘗於道上

問婦人曰天子何如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帝殺之妻太后以帝酒狂舉杖擊之曰如此父生如此兒帝曰即當嫁此老母與胡太后大怒遂不言笑帝欲太后笑自匍匐以身舉牀墜太后於地頗有所傷既醒大慙恨使積柴熾火欲入其中太后驚懼親自持挽彊為之笑曰曏汝醉耳帝乃設地席命平秦王歸彥執杖口自責數脫背就罰謂歸彥曰杖不出血當斬汝太后前自抱之帝流涕苦請乃笞脚五十然後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

是戒酒一句又復如初帝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氏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擊一百有餘雖以楊愔為宰相使進廁籌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嘗欲以小刀剺其腹崔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掣刀去之又置愔於棺中載以輀車又嘗持槊走馬以擬左丞相斛律金之胸者三金立不動乃賜帛千段高氏婦女不問親疎多與之亂或以賜左右又多方苦辱之彭城王浟太妃爾朱氏魏敬宗之后也帝欲

蒸之不從手刃殺之故魏樂安王元昂李后之姊壻也其妻有色帝數幸之欲納為昭儀名昂令伏以鳴鏑射之百餘下凝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后啼不食乞讓位於姊太后又以為言帝乃止又嘗於衆中召都督韓哲無罪斬之作大鑊長鋸剉碓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所殺者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水楊愔乃簡鄴下死囚置之仗內謂之供御囚帝欲殺人輒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謂之

上書極諫帝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帝與左右飲曰樂哉都督王紘曰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謂也對曰長夜之飲不寤國亡身隕所謂大苦帝縛紘欲斬之思其有救世祖之功乃捨之帝遊宴東山以關隴未平投盃震怒召魏收於前立為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行魏人震恐常為度隴之計然實未行一日泣謂羣臣曰黑獺不受我命奈何都督劉桃枝曰臣

得三千騎請就長安擒之以來帝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進曰東西兩國彊弱力均彼可擒之以來此亦可擒之以往桃枝妄言應誅陛下奈何濫賞帝曰道德言是回絹賜之帝乗馬欲下峻岸入于漳道德攬轡回之帝怒將斬之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下啟先帝論此兒酣酗顛狂不可教訓帝嘿然而止它日帝謂道德曰我飲酒過須痛杖我道德扶之帝走道德逐之曰何物人為此舉止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於桀紂帝令縛置流

中沈没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又被引入見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內外憯憯各懷怨毒而素能默識彊記加以嚴斷羣下戰慄不敢為非又能委政楊愔愔總攝機衡百度脩敕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

秋八月庚申齊主將西巡百官辭於紫陌帝使矟騎圍

之曰我舉鞭即殺之日晏帝醉不能起黄門郎是連子暢曰陛下如此羣臣不勝忍怖帝曰大怖邪若然勿殺遂如晉陽　冬十二月齊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

陳高祖永定元年秋七月河南北大蝗齊主問魏郡丞崔叔瓚曰何故致蝗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為災今外築長城内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大怒使左右敺之擢其髮以溷沃其頭曳足以出叔瓚季舒之兄也

初齊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故高祖每出不欲見沙門顯祖在晉陽問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於漆帝以上黨王渙於兄弟第七使庫直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而逃浮河南度至濟州為人所執送鄴帝之為太原公也與永安王浚偕見世宗帝有時洟出浚責帝左右曰何不為二兄拭鼻帝心銜之及即位浚為青州刺史聰明矜恕吏民悅之浚以帝嗜酒私謂親近曰一兄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

吾甚以為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言不或容以白帝帝益銜之浚入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為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帝不悅浚又於屏處石楊愔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愔懼奏之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宫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帝遣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寘於北城地牢飲食溲穢共在一所

二年冬十一月齊三臺成更名銅爵曰金鳳金虎曰聖應冰井曰崇光甲午齊主至鄴大赦齊主遊三臺戲以槊刺都督尉子輝應手而斃常山王演以帝沈湎憂憤形於顏色帝覺之謂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演唯涕泣拜伏竟無所言帝亦大悲抵盃於地曰汝似嫌我如是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盃盡壞棄未幾沈湎益甚或於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唯演至則內外肅然演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為不可演

不從因間極言遂逢大怒演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輙加捶楚令史姦慝即考竟帝乃立演於前以刀鐶擬脅召被演罰者臨以白刃求演之短咸無所陳乃釋之晞昕之弟也帝疑演假辭於晞以諫欲殺之王私謂晞曰王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為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髠鞭配甲坊居三年演又因諫爭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帝不知所為曰儻小兒死柰我老

母何於是數往問演疾謂曰努力彊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詣演演抱晞曰吾氣息惙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為人兄尊為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獨不念太后乎言未卒演彊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徒還為王友及演録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晞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不可宜一切約絶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卿

宜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為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演曰今朝廷所恃者唯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奈皇太后何演歔欷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久思今遂息意即命火對晞焚之後復承閒苦諫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是誰教汝演曰天下噤口非臣誰敢有言帝趣杖

亂極之數十會醉卧得解帝褻黷之遊遍於宗戚所往
留連唯至常山第多無適而去尚書左僕射崔暹屢諫
演謂暹曰今太后不敢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
顏内外深相感愧太子殷自幼温裕開朗禮士好學關
覧時政甚有美名帝常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
廢之帝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
再三不斷其首帝大怒親以馬鞭捶之太子由是氣悸
語吃精神昬擾帝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

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揺至尊三爵之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二若其實也當决行之此言非所以為戲恐徒使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帝帝乃止帝既殘忍有司訊囚莫不嚴酷或燒犂耳使立其上或燒車釭使以臂貫之既不勝苦皆至誣服唯三公郎中武彊蘇瓊歷職中外所至皆以寛平為治時趙州及清河屢有人告謀反者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昻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

更思餘理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
耳不繼反逆也昂大慙帝怒臨漳令嵇曄舍人李文師
以賜臣下為奴中書侍郎彭城鄭頤私誘祠部尚書王
昕曰自古無朝士為奴者昕曰箕子為之奴頤以白帝
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帝銜之頃之帝與朝廷酣飲昕
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見方搖膝吟詠遂斬於殿前投
尸漳水齊主北築長城南助蕭莊士馬死者以數十萬
計重以脩築臺殿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

百官之禄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以節費用焉　十二月齊主如北城因視永安簡平王浚上黨剛肅王渙於地牢帝臨穴謳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顫帝愴然為之下泣將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聞之呼湛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帝亦以浚與渙皆有雄略恐為後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

塡以土石後出之皮髮皆盡尸色如炭遠近為之痛憤三年春二月丙戌齊主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事乃以聞尚書左僕射崔暹卒齊主幸其第哭之謂其妻李氏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帝曰然則自往省之因手斬其妻擲首牆外　夏閏四月齊高德政與楊愔同為相愔常忌之齊主酗飲德政數彊諫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懼稱疾欲自退帝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病對曰陛下若用為冀州刺史

病當自差帝從之德政見除書即起帝大怒名德政謂曰聞爾病我為爾針親以小刀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足劉桃枝執刀不敢下帝責桃枝曰爾頭即墮地桃枝乃斬其足之三指帝怒不解囚德政於門下其夜以氊輿送還家明旦德政妻出珍寶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之怒曰我内府猶無是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遂曳出斬之妻出拜又斬之并其子伯堅 五月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於特

進
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為誅諸劉不
盡於是齊主悉殺諸元㕑之癸未誅始平公元世哲等
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幽於地牢絶食啗衣袖而死
秋七月齊主顯祖將如晉陽乃盡誅諸元或祖父為王
或身嘗貴顯皆斬於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矟
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棄尸漳水剖魚者往往
得人爪甲鄴下為之久不食魚使元黄頭與諸囚自金
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黄頭獨能至紫陌乃墮仍付御史

中丞畢義雲餓殺之唯開府儀同三司元蠻祠部郎中元文遥等數家獲免蠻繼之子常山王演之妃父文遥遵之五世孫也定襄令元景安虔之玄孫也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帝帝收景皓誅之賜景安姓高氏　齊顯祖嗜酒成疾不復能食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

也尚書令開封王楊愔領軍大將軍平秦王歸彥侍中廣漢燕子獻黄門侍郎鄭頤皆受遺詔輔政冬十月甲午殂癸卯發喪羣臣號哭無下淚者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即位大赦庚戌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辛未齊顯祖之喪至鄴

文帝天嘉元年齊高陽王湜以滑稽便辟有寵於顯祖常在左右執杖以撻諸王太皇太后深銜之及顯祖殂湜有罪太皇太后杖之百餘正月癸亥卒　齊主自晉

陽還至鄴　二月己亥齊以常山王演為太師録尚書事以長廣王湛為大司馬并省録尚書事　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未果太子即位乃就朝列以天子諒陰詔演居東館欲奏之事皆先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心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自是詔敕多不關預或謂演曰鷙鳥離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王何宜屢出中山太守楊休之詣演演不見休之謂王友王晞曰昔

周公朝讀百篇書夕見七十士猶恐不足録王何所嫌疑乃爾拒絶賔客先是顯祖之世羣臣人不自保及濟南王立演謂王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寛仁真守文良主王晞曰先帝時東宫委一胡人傅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機殿下宜朝夕先後親承音旨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邪借令得遂冲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乎演默然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攝政七年然後復

子明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晞曰殿下
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邪演不應顯祖嘗使沓人康
虎兒保護六子故晞言及之齊主將發晉陽時議謂常
山王必當留守根本之地執政欲使常山王從帝之鄴
留長廣王鎮晉陽既而又疑之乃敕二王俱從至鄴外
朝聞之莫不駭愕又敕以王晞為并州長史演既行晞
出郊送之演恐有覘察命晞還城執晞手曰努力自慎
因躍馬而去平秦王歸彦總知禁衛楊愔宣敕留從駕

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怨愔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子也尚帝姑東平公主每曰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燕子獻謀處太皇太后於北宮使歸政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以來爵賞多濫楊愔欲加澄汰乃先自表解開府及開封王諸叨竊恩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平秦王歸彥初與楊燕同心既而中變盡以疎忌之迹告二王侍中宋欽道弁之孫也顯祖使在東宮

教太子以吏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愔等議出二王為刺史以帝慈仁恐不可所奏乃通啟皇太后具述安危宫人李昌儀即高仲密之妻也李太后以其同姓甚相昵愛以啟示之昌儀密啟太皇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湛鎮晉陽以常山王演録尚書事二王既拜職乙巳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赴之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鄭頤止之曰事未可量不宜輕

脫愔曰吾等至誠體國豈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長廣王湛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録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勳貴賀拔仁斛律金等數人相知約曰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執酒二曰執酒三曰何不執爾輩即執之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常山王演欲緩之湛曰不可於是拳杖亂毆愔及天和欽道皆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燕子獻多力頭又少髮狼狽排衆走出門

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曰丈夫為計遲遂至於此使太子太保薛孤延等執順於尚藥局順曰不用智者言至此豈非命也二王與平秦王歸彦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儀同三司成休寧抽刃呵演演使歸彦諭之休寧厲聲不從歸彦久為領軍素為軍士所服皆弛仗休寧方歎息而罷演入至昭陽殿湛及歸彦在朱華門外帝與太皇太后竝出太皇太后坐殿上皇太后及帝側

立演以塼叩頭進言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已自王公已下皆重足屏氣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為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惜獻武皇帝之業共執遵彥等入宮未敢刑戮專擅之罪誠當萬死時庭中及兩廡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素為顯祖所厚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帝素吃訥倉猝不知所言太皇太后令却仗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退

永樂內刀而泣太皇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眼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為留使豈不佳邪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為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太皇太后又為太后誓言演無異志但欲去逼而已演叩頭不止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為叔惜況此漢輩但匃兒命兒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湛

以鄭頎昔嘗譏已先拔其舌截其手而殺之演令平秦王歸彦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士入守門閤斬娥永樂於園太皇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為之一眼親内之曰以表我意演亦悔殺之於是下詔罪狀愔等且曰罪止一身家屬不問頃之復簿録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没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以中書令趙彦深代楊愔總機務鴻臚少卿楊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也戊申

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湛為太傅京畿大都督段韶為大將軍平陽王淹為太尉平秦王歸彦為司徒彭城王湝為尚書令　齊大丞相演入晉陽既至謂王晞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君側雖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演奏趙郡王叡為長史王晞為司馬三月甲寅詔軍國之政皆申晉陽禀大丞相規筭　秋七月齊丞相演以王晞儒緩恐不允武將

之意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嘗進晞密室謂曰比王侯諸貴每見敦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欲以法繩之何如晞曰朝廷比者疎遠親戚殿下倉猝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下雖欲謙退粃糠神器實恐違上玄之意墜先帝之基演曰卿何敢發此言須置卿於法晞曰天時人事皆無異謀是以敢冒犯斧鉞抑亦神明所賛耳演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

出使握晞手使之勸進晞以杳言告演演曰若内外咸有此意趙彥深朝夕左右何故初無一言晞乃以事隙密問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悸弟既發端吾亦當昧死一披肝膽因共勸演演遂言於太皇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篡邪太皇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未幾演又啟云天下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皇太后乃從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下令廢

齊主爲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他也肅宗即皇帝位於晉陽大赦改元皇建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紹封功臣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褒賞死事追贈名徳帝謂王晞曰卿何爲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因敕與尚書楊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職務罷竝入東廊共舉錄歷代禮樂職官及田市徵稅或不

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為利而於今廢墜或道德高雋久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朝晡給御食畢景聽還帝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奬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羣臣進言帝皆從容受納戊子以長廣王湛為右丞相平陽王淹為太傅彭城王浟為大司馬　冬十一月辛巳立世子百年為太子百年時纔五歲

二年齊主之誅楊燕也許以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

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帝在晉陽湛居守於鄴散騎常侍高元海高祖之從孫也留典機密帝以領軍代人庫狄伏連為幽州刺史以斛律光之弟羨為領軍以分湛權湛留伏連不聽羨視事先是濟南閔悼王常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歸彥恐濟南王復立為已不利勸帝除之帝乃使歸彥至鄴徵濟南王如晉陽湛内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友異常殿下不須異慮湛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

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湛即留元海於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床徐步夜漏未盡湛遽出曰神筭如何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為限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

徵濟南之敕執斛律豐樂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怯狐疑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潛謂湛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為天下主湛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王至晉陽九月帝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帝尋亦悔之冬十月齊肅宗出畋有兔驚馬墜地絕肋婁太后視疾

問濟南所在者三齊王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甲辰詔以嗣子冲眇可遣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諭旨徵長廣王湛統茲大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是日殂於晉陽宮臨終言恨不見太后山陵　顏之推論曰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乃至於此良由不學之所為也　趙郡王叡先使黄門侍郎王松年馳至鄴宣肅宗遺命湛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而視之

使者復命湛喜馳赴晉陽使河南王孝瑜先入宮改易禁衛癸丑世祖即皇帝位於南宫大赦改元太寧立太子百年為樂陵王

三年春正月乙亥齊主至鄴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丙戌立妃胡氏為皇后子緯為皇太子后魏兖州刺史安定胡延之之女也戊子齊大赦已亥以馮翊王潤為尚書左僕射　閏二月丁未齊以太宰平陽王淹為青州刺史太傅平秦王歸彦為太宰冀州刺史歸彦為肅

宗所厚恃勢驕盈陵侮貴戚世祖即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高元海御史中丞畢義雲黄門郎高乾和數言其短且云歸彦威權震主必為禍亂帝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伺歸彦還家召魏收於帝前作詔草除歸彦冀州使乾和繕寫晝日仍敕門司不聽歸彦輒入宫時歸彦縱酒為樂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别賜錢帛等物甚厚又敕督將悉送至清陽宫拜辭而退莫敢與語唯趙郡王叡與之久

語時無聞者　秋七月齊平秦王歸彦至冀州內不自安欲待齊主如晉陽乘虛入鄴其郎中令呂思禮告之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之歸彦於南境置私驛聞大軍將至即閉城拒守長史宇文仲鸞等不從皆殺之歸彦自稱大丞相有衆四萬齊主以都官尚書封子繪冀州人祖父世爲本州刺史得人心使乘傳至信都巡城諭以禍福吏民降者相繼城中動靜小大皆知之歸彦登城大呼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悉在臣手投

身向鄴奉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反耶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為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既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獲之鎖送鄴乙未載以露車銜木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命封子繪行冀州事齊主知歸彥前譖清河王岳以歸彥家良賤百口賜岳家贈岳太師丁酉以段韶為太傅婁叡為司徒平陽王淹為太宰斛律光為司空趙郡王叡為尚書令河間王孝琬為左

僕射

五年夏六月齊主殺樂陵王百年時白虹暈日再重又横貫而不達赤星見齊主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冑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冑封以奏之帝發怒使名百年百年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見帝於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冑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之又令曳之遶堂行且捶所過血皆遍地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月

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自擘之乃開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四中